

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開元遺事  
之僞也人謂史遷好奇多愛溫公亦未免邪

崔少玄傳

唐王建撰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  
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  
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  
紺髮覆目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  
十八年歸于盧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從事閩  
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  
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曰玉華君來乎陞怪

其言曰誰爲玉華君曰君妻卽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旣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陞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陞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騭所積昔居無欲天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卽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當謫落所犯爾爲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陞旣駭異不敢輒踐其闕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詣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陞守其言誠亦嘗隱諱泊陞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筭

極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  
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  
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  
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廷內景  
之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  
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  
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  
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  
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

進脯羞翯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  
詰於陞陞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陞語曰玉清貞  
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爲玉皇左侍書玉華  
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  
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  
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  
世之情畢於此矣陞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  
蟻虱黷汚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賜指喻  
以敢沈涸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余留詩一首

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舍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陞再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瑯邪先生能達此辭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末間但當保之言畢竟卒九

日葬舉棺如空發襯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陞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瑯邪人也遊華岳迴道次于陝郊時陞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陞陞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咏須

史卽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  
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  
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陞執筆盡書先生  
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唐 顏真卿 撰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  
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  
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眇  
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  
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  
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  
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